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约翰·德莱顿 讽刺诗学研究

李树春
著

非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约翰·德莱顿 讽刺诗学研究

李树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德莱顿讽刺诗学研究 / 李树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ISBN 978-7-5203-1476-3

I. ①约… II. ①李… III. ①德莱顿-诗学-研究 IV. ①I561.0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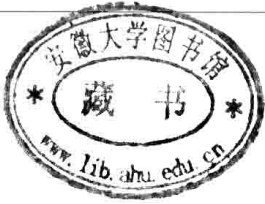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017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夏慧萍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李宗白，
是他鼓励我走上学术之路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写作缘起	(1)
第二节 德莱顿简述	(3)
第三节 德莱顿的研究史	(8)
第四节 研究的方法与目标	(27)
第二章 “讽刺”起源的诗学问题	(30)
第一节 “讽刺”的起源	(31)
一 “讽刺”的几种起源说	(31)
二 “讽刺”作为“satyr”	(34)
三 “讽刺”的两种类型及扩大	(37)
四 “讽刺”与几个相关术语的辨析	(43)
第二节 德莱顿讽刺诗学的形成	(47)
一 德莱顿的批评	(48)
二 德莱顿的讽刺诗写作	(52)
三 德莱顿的讽刺诗批评	(61)
第三节 德莱顿的“讽刺”起源观	(64)
一 否认粗陋的希腊起源	(65)
二 从拉丁土壤发生	(72)
三 瓦罗式讽刺	(76)
四 “发展”观的讽刺诗学	(78)
第三章 讽刺诗的道德维度与写作原则	(85)
第一节 “讽刺”的道德维度	(85)
一 “讽刺力量”的来源	(85)

二 以道德为指向的英国讽刺诗实践	(95)
三 讽刺诗的“乐”与“教”	(101)
四 讽刺诗的“净化”	(111)
第二节 批评的道德维度	(117)
一 客观批评与比较批评	(117)
二 帕修斯的道德	(122)
第三节 讽刺的方式与“一律”原则	(125)
一 理想的讽刺方式	(127)
二 风格的比较	(147)
三 帕修斯的不足	(152)
四 讽刺诗的“一律”原则	(156)
第四章 讽刺诗的格律与诗韵	(168)
第一节 讽刺诗的格律	(168)
一 关注诗的韵律问题	(168)
二 追求诗格所创造的表达空间	(176)
第二节 讽刺诗的韵律	(185)
一 无韵体的流行与德莱顿坚持用韵	(185)
二 为用韵辩护：韵的作用	(196)
三 双行韵体与“英雄”的双行体	(202)
第五章 讽刺诗与英雄史诗	(215)
第一节 古典讽刺诗与史诗	(215)
一 英雄诗、史诗和讽刺诗	(215)
二 罗马讽刺诗与史诗	(225)
第二节 德莱顿的“史诗化”理论和实践	(239)
一 德莱顿的英雄诗/史诗理论	(240)
二 德莱顿的“历史诗”理论与实践	(252)
三 德莱顿的“英雄戏剧”理论与实践	(261)
第三节 讽刺诗的“史诗化”理论与实践	(269)
一 基督教和异教之于史诗	(274)
二 德莱顿讽刺诗的史诗化试读：政治讽刺诗《押沙龙与	

阿齐托菲尔》	(282)
第六章 结语	(303)
附录一	(313)
附录二	(315)
附录三	(317)
附录四	(319)
参考文献	(32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写作缘起

认识到西方古典文学中“讽刺诗”这一文类，始于拉丁语课程中对罗马诗人马歇尔（Martial，38—103）警句诗的翻译。马歇尔的警句诗短小隽永而谐智并生，循着这种戏谑多讽的传统，笔者进而接触到罗马文学中被称为“罗马讽刺诗（Roman satire）”的文类。罗马人认为“讽刺诗”完全是罗马人自己的创造，而没有受到希腊人的影响。随着对“罗马讽刺诗”认识的加深，笔者逐渐了解到罗马人引以为豪的这一诗类，实际上其起源并非那么单纯，而其实是众说纷纭。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罗马人鲁克留斯、贺拉斯、帕修斯和尤文纳尔等是写作讽刺诗的重要诗人，这些罗马诗人所开创的“讽刺诗”传统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对“罗马讽刺诗”进行校勘、评注和阐释的研究，自公元4世纪开始至今绵延千余年从未中断。“罗马讽刺诗”是西方古典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并在今天西方高校的古典系课程设置中，“罗马讽刺诗”是一门常设课程。我国研究西方古典学的机构屈指可数，从事古典学研究的人员也很稀少，于是导致我国整体上对罗马文学的研究不足，而对“罗马讽刺诗”的研究，更鲜有人涉猎。2015年年初，我开始在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大学”（Trinity College Dublin）古典系进行交流和學習，这对笔者的拉丁文语言学习和对西方古典语文的知识有较大提高；同时，笔者更深刻地认识到“罗马讽刺诗”对于整个西方

文学传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因为笔者一直从事英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更能体会到“罗马讽刺诗”对于英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逐渐地,循着这个脉络,笔者就转向了当下这个研究课题,即研究英国17世纪后半叶享有“桂冠诗人”称号的新古典主义文学大家德莱顿的讽刺诗学。

起初,虽然另外几位18世纪讽刺诗人如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和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 1709—1784)也都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因为前者创作了包括《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 1712)和《群愚史诗》(*The Dunciad*, 1728)在内的多首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讽刺诗,后者亦创作有《伦敦》(*London*, 1738)和《人类愿望的虚妄》(*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 1749)两首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讽刺诗体。^①但考虑到德莱顿的讽刺诗理论和创作对于英国讽刺诗发展所起到的重要转折作用,如他对讽刺诗所进行的史诗化努力,他的《麦克·弗雷克诺》(*MacFlecknoe; or, A Satyr upon the True-Blew-Protestant Poet, T. S.*, 1682)所开创的“仿史诗”(Mock-heroic epic)传统等^②,使得他本人在英国讽刺诗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意义。

德莱顿对古典时代以来的诸多讽刺诗问题,如其起源问题等,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探讨,他的讽刺诗创作实践和理论对后世讽刺诗人和作家如蒲伯等产生过重要而直接的影响。于是,本书仅选取德莱顿作为研究对象,以对他的讽刺诗学进行研究作为主题,结合他的讽刺诗创作实践,对他的讽刺诗学进行细致阐释和深入讨论,揭示出

① 《伦敦》全诗263行,表达主人翁Thales欲离开伦敦城去威尔士生活的决定,该诗模仿尤文纳尔第三首讽刺诗,因为尤文纳尔在其第三首讽刺诗里表达了主人翁离开罗马城去库迈生活的相同主题;《人类愿望的虚妄》全诗368行,该诗重新回到尤文纳尔,模仿其第十首讽刺诗而作。

② “Mock”本意是“模仿”,以其构词“Mock-epic”或者“mock-heroic”用于描述一类模仿史诗风格的诗歌,其使用严肃、宏大而正式的元素去描述渺小细微、荒诞可笑的对象,在形式和内容、表面所指和实际所指之间造成一种嘲弄和滑稽的效果,从而对诗中人物和行动以及诗之所指的对象进行讽刺,如德莱顿的《麦克·弗雷克诺》和蒲伯的《群愚史诗》。

其讽刺诗学体系中为讽刺诗所开出的新面目和所提示的运作新机制，来理解德莱顿赋予讽刺诗不同于其前代讽刺诗学的理论旨趣，并观察此具有新鲜内涵的讽刺诗学与他的讽刺诗创作实践之间的呼应与沟通，从而进一步凸显他为革新讽刺诗学而进行的灵巧运思，以及他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努力对后来讽刺诗实践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二节 德莱顿简述

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的《英国诗人传》（*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 1779—1781）中介绍德莱顿时第一句话即先声夺人，他说“我将要描述一位伟大诗人的生活，他的名声所必定引起巨大的好奇，要求比我现在所能给予的描述以更丰富的呈现。”^①这种开头不是普通传记文章的写法，而更像是简·奥斯丁等18世纪小说家们写小说时所惯用的笔法，还可以隐隐觉察到荷马等史诗诗人运笔的影子。此文始句不仅是大学者约翰逊博士随手拈出的神来之笔，还是凝聚了他精心锤炼的才智（wit），其平淡的口吻与夸张的声势构成欲说还休的张力，先声夺人却又预留空白以引人一探究竟，对于介绍德莱顿这位以笔投身党派政治、宗教纷争，人生经历曲折而富于变化的诗人来说，这种开头最适合不过。

德莱顿出生于1631年8月9日，他的父亲是支持议会派的乡绅，但他自己却不是在严格的清教环境中长大。他的家资颇为殷实，故而能让他在威斯特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上学，由鼎鼎大名的理查德·巴斯比博士（Dr. Richard Busby）负责他的教育，他的同学中有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和诗人兼政治家的马修·普莱尔（Matthew Prior, 1664—1721）。巴斯比博士的教育实践全面体现了英语中这句有名的教育谚语：“Spare the

^① Samuel Johnson,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Vol. 1,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41, p. 181.

rod, spoil the child”（省掉了棒子，惯坏了孩子），他以棍棒作为辅助教育手段，这让德莱顿在早年就奠定了很坚实的学问基础，尤其在古典语文方面。之后德莱顿又去剑桥三一学院学习，于1654年获得学士学位。他的诗歌创作始于他的学生时代，他为早逝的黑斯廷斯（Lord Hastings）写有哀歌，该诗带有浓厚的玄学派诗风。此外，他在学生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诗歌，其中为克伦威尔之死而写的《英雄诗节》（*Heroic Stanzas, On The Death Of Oliver Cromwell*, 1658），被认为是他的第一首成熟诗作。根据日记家皮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的一条记载，德莱顿在剑桥时就享有诗名。

德莱顿在英国17世纪最后40年的文坛上是一位领导性人物——虽然不乏批评者^①，以至于文学史家们习惯称这个世纪为“德莱顿的世纪”。德莱顿的文学创作领域很广，包括戏剧、批评、散文和诗体翻译以及大量各种形式的诗歌，并在这些领域获得不凡的成就。记述其生平的约翰逊博士曾感叹：“可能没有一个国家能产生这样一位作者，他树立了如此多样的文学模范，并因此丰富了该国的语言。”^②从他的作品里，可以听到他对那个时代发生的许多事件所发出的各种声音——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德莱顿不习惯于去表达个人体验，而更像是一位世界公民，对发生在他那个社会大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评论。^③他真正的文学创作始于复辟时期，1660

① 厄尔卡纳·色托（Elkanah Settle, 1648—1724）曾写出了《摩洛哥女王》（*Empress of Morocco*, 1673），该剧当时大受欢迎，以至让德莱顿深感困扰，为之耿耿于怀良久。色托不但是德莱顿的竞争对手，也是他的有力批评者。然而色托去世后——德莱顿20余年才去世，他的墓志铭只有一句话，却是“这里躺着德莱顿的对手和反对者。”（Samuel Johnson,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41, p. 206.）这则墓志铭也算是从侧面说明在这两人的竞争中，立碑者只得让色托落败，以借德莱顿之名来为色托作铭，最终让德莱顿占尽上风。另外，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和罗切斯特公爵（Earl of Rochester）都宣称自己是德莱顿的敌人。

② Samuel Johnson,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Vol. 1,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41, p. 181.

③ M. H. Abram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5, p. 856.

年，他为欢迎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的归来写出了《正义归来》（*Astraea Redux*, 1660），该诗成为他歌颂或捍卫王室所写的一系列诗歌中的第一首。复辟之后，伦敦的剧场重新开张，这激起了他创作戏剧的浓厚兴趣，也有人认为他创作戏剧仅仅是为了谋生，因为他自己也常常抱怨入不敷出，约翰逊博士支持这一看法，认为德莱顿写作戏剧是为了从中获得收入——尽管当时现实是，通过创作戏剧所得的收入很低。^① 德莱顿创作了他的第一部以散文体写作的喜剧《不羁的公子哥》（*The Wild Gallant*, 1663），^② 由“国王剧团”（King's Company）搬演，但是首演并没有在观众中引起反响，皮普斯在日记里对其评价说：“so poor a thing as ever I saw in my life. . .”（我此生中所见的如此糟糕的一个东西。）德莱顿对该剧进行修改，于1667年将其重新搬上舞台，这次表演比首演成功。德莱顿致力于讨好皇室的努力让他终于获得回报：1668年，他接替威廉·达夫南特爵士（Sir William Davenant, 1606—1668）被查理二世任命为“桂冠诗人”，每年领取一百镑的薪俸和一桶酒。两年后，他又被任命为“皇家史撰家”（Historiographer Royal），这让他的年俸达到了两百镑。

在交叉创作戏剧和诗歌几年后，德莱顿开始专门以写作戏剧为主，从1667年到1680年这段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创作了28部剧本，其中有他同罗伯特·霍华德爵士（Sir Robert Howard, 1626—1698）合作创作的剧本《印第安女王》（*Indian Queen*, 1664）——他娶了后者的妹妹。从整体上看，德莱顿创作戏剧的时间超过了30年，如果考察他同舞台的关系，包括他为戏剧而写的前言和后记，他实际上从没有离开过戏剧舞台，直到他于1700年去世。德莱顿虽然未曾真正热爱过戏剧创作，但是他对文学的态度公认是认真而诚挚的。他持续不断地讨

① “1663年，他32岁，他开始成为舞台作家。毫无疑问，他是因为生活所迫，因为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他的这份天赋，或者他对自己的戏剧感到过满意。”（Samuel Johnson,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Vol. 1,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41, p. 183.）但是复辟后的剧院观众很少，所以剧作家能拿到的报酬也很少。

② 开始的这部喜剧并不成功，他不得不将其收回并进行修改，今天所见到的这个剧本是他几经修改后才比较完善的样子。

论、研究文学中的各种问题，包括同其他人就文学中的问题而进行的争论和交锋，包括戏剧创作问题。《论戏剧诗》是他重要的批评文章，他的诗学思想于其中也体现得更为全面。德莱顿研究过古希腊、罗马戏剧家们的作品，也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和同时代法国的戏剧都有深入的考察——他对莎士比亚的批评更被后人视为莎士比亚批评的典范之作，约翰逊博士对此称：“（他）对于莎士比亚的批评可以作为赞誉性批评的模范而长存。精确而不嫌细琐，崇高而不觉夸张。”^①但是莎士比亚的时代已经过去，经过动荡变化的英国社会，其观众的欣赏趣味已经发生改变，时代需要新的戏剧形式。作为一位着重迎合观众趣味而不引导观众趣味的剧作家，德莱顿对前人剧作和法国戏剧的研究是为了寻找创作新戏剧的理论原则，而且他的批评理论也总是在支持和指导着他自己的创作潜力。^②

虽然德莱顿在他的时代影响很大，但人们并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他常匆匆写成作品，却从不会去再做修改。同时代人对他的剧作的粗糙多有批评，而他也常常以时间不够为借口为自己辩解。他也不时翻作前人旧剧，比如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因而引来“剽窃”（plagiarism）之名。他曾花费大量精力创作英雄悲剧，并坚持要求在英雄剧中用韵，像法国悲剧那样，认为这是为了制造好的听觉效果，^③并先后创作了《印第安女王》（*Indian Queen*, 1665）、《印

① Samuel Johnson,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Vol. 1,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41, p. 226.

② M. H. Abram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5, p. 857.

③ 他曾经将弥尔顿的《失乐园》改写成押韵的歌剧，准备搬上舞台演出。但是弥尔顿在《失乐园》中也曾为“无韵的英国诗”辩护，马维尔还讽刺过德莱顿的用韵要求。德莱顿后来又主动彻底放弃使用押韵，这与其前期不顾反对、大力鼓吹用韵的观点和实践不一致（Inconstancy），也引来人们对他的非议。但许多学者也倾向于认为这是德莱顿思想具有活力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德莱顿虽然在他后期的两部戏剧《奥朗·泽布》（*Aureng-Zebe*, 1675）和《一切为了爱》（*All for Love*, 1677）中没有使用双行韵体，而是使用了无韵体，他自己对此解释说：“Not that I condemn my former way, but that this is more proper to my present purpose.”（*Essays I*, p. 200.）

第安皇帝》(*Indian Emperor*, 1667)等押韵的悲剧。在他的英雄剧中,比较著名的是长达十幕的大型戏剧《格拉纳达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Granada*, 1672),这是英语文学中一部获得了巨大成功的英雄戏剧。^①在该剧中,他成功地塑造了英雄人物阿尔曼佐(Almanzor),一位超越法则和禁忌,行走世界和统治世界的人物。他的另一部有名悲剧《一切为了爱》(*All for Love*, 1677),是在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的爱情故事基础上创作的,这部剧一改其先前用韵的做法而以无韵体创作——这又被看作是他富于变化的一个证据。德莱顿本人极为重视这部悲剧,甚至说这是他唯一的一部为自己写作的戏剧。^②这部剧从表面上看,与其说是在模仿莎士比亚,而就其实际的创作方法和表达的思想来看,他的创作倒更像是同莎士比亚在竞争——这也可能是他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在剽窃别人剧作的原因。

“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 1688)之后,改宗天主教的德莱顿失去了他“桂冠诗人”的称号,该荣誉被他的老对头托马斯·沙德维尔(Thomas Shadwell, 1642—1692)接替。已过耳顺之年的德莱顿为了补贴家用,只好重操旧业又开始为剧院写作剧本。在他去世前,他在这一期间完成了4部戏剧的创作。当它最后一部戏剧《爱之凯旋》(*Love Triumphant*, 1694)遭到了失败后,他又把精力转向了对古代作品的翻译,主要是对古罗马作家作品的翻译。出于对于古典作家及其作品的敬仰,以及致力于通过翻译古代的伟大作品来提高本国文学的愿望,使得翻译古典作品成为当时许多英国作家都乐于进行的一项工作,所以翻译这项活动在客观上推动和提高了英国文学

① 白金汉公爵(George Villiers, Duke of Buckingham, 1628—1687)匿名写了《排练》(*The Rehearsal*, 1671)一剧对德莱顿的这部英雄剧进行了攻击,而且其中许多攻击因为非常具有针对性而使其讽刺有力。但事实上,该剧在当时非常成功,受到观众和批评界的好评,乔治·赛恩茨贝利(George Saintsbury, 1845—1933)半调侃地说,“如果你还没有选择去尝试英雄的游戏,那么站起来欢迎它;如果你已经尝试过这种游戏,那么你的游戏不可能比他的更精彩”。(G. Saintsbury, *John Dryden*, London: T. Fisher Unwin Ltd., 1904, p. 22.)

② M. H. Abram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5, p. 857.

本身：拉丁翻译培育了英国人，正如希腊翻译培育了罗马人一样。1693年，他翻译的五首尤文纳尔的讽刺诗及全部帕修斯的六首讽刺诗出版^①；1697年，他翻译的插图版维吉尔作品出版；在他去世前两个月，他的《古今故事集》（*Fables, Ancient and Modern*, 1700）出版，里面收录有他对奥维德、薄伽丘和乔叟等人作品的精彩翻译，该作品集同时也展现了他对于英语语言的运用，他使用现代英语语言将古代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精彩的重现。同其他的戏剧和诗歌一道，他的散文为英国散文树立起了典范，让英语表达更加简明，为下一个世纪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德莱顿的研究史

在17世纪的英国文学史上，德莱顿无疑是继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之后最重要的文学家。他虽然同弥尔顿一样家境不凡，但其却是专以文为生。西方学术界尤其英语世界对于德莱顿的研究历史很早就已经开始，如果从约翰逊博士对他的评论开始，已经有两百余年。要是把德莱顿与同时代作家们就某些文学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和同时代人对他的文学创作所表达的意见也看作是对他的研究的话，这个研究史的时间又得前推近百年。18世纪以来，对其发表批评见解的著名文学理论家有F. R. 利维斯、艾略特和新批评的理论家如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等人，而其他人的批评研究文章更是多不胜数。德莱顿的研究者们对他的研究深入而广泛，而且他们尤其重视研究德莱顿的讽刺诗，这是因为德莱顿的文学名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讽刺诗的影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批评家们却基于某些理由没能足够重视他关于讽刺诗的重要批评文章《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Original and Progress of Satire*, 1692），对于一位以讽刺诗的写作闻名于世并对讽刺诗展开过理论批评的作家而言，这种

① 分别是尤文纳尔的第1、3、6、10、16首讽刺诗。

不对称的研究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遗憾，更是一种研究上的缺失和不足。该文是德莱顿为出版自己所翻译的尤文纳尔和帕修斯的讽刺诗诗集而写的序言，是迄至德莱顿的时代关于讽刺诗最为系统和广泛的理论文章，德莱顿在该文里分析讽刺诗复杂起源、条述讽刺诗发展、评点今古讽刺诗之长短、批评比较不同讽刺诗人、沟通讽刺诗与其他诗体尤其是英雄史诗之间的关系等，故这篇文章对于研究德莱顿的讽刺诗文学创作有重要作用，又由于该文构成了德莱顿讽刺诗学思想来源的主体部分，所以它对于理解和研究德莱顿的讽刺诗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要讨论德莱顿的讽刺诗学，不得不从他的这篇文章开始；另外，要更好地理解 and 阐释德莱顿本人创作的讽刺诗及受其影响的 18 世纪讽刺诗，也需要从这篇文章里获得更多的诗学线索和理论启示。从历史性角度来看讽刺诗的理论发展，这篇文章还有更重要的学术意义，即它在讽刺诗学史上较之以前是一篇更为大型而完备的批评理论文章。总之，《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不单对德莱顿本人的讽刺诗学有重要意义，对他所处时代的文学理论有重大贡献，而且对于整个讽刺诗的诗学历史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作为“英国批评之父”，德莱顿的批评一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对其讽刺诗批评重文《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一文的忽视，自然会造成对德莱顿作为批评家之身份研究的不彻底，德莱顿的讽刺诗学因此不能得到重视和被深入研究，他的讽刺诗学不能被构建起来，其整体诗学中某些重要的部分遭到冷落和遮蔽。对于这篇文章长期被忽视的状况，Mary Claire Randolph 于 1942 年在其发表于《语文学季刊》（*Philological Quarterly*）中的一篇文章里曾如此说：“总体上说，该文是我们文学中最被忽略和未被充分编辑的批评论文。”^①即使到了 1965 年，Alvin Kernan 在其著作“*The Plot of Satire*”中仍然表现出对于德莱顿这篇文章的轻视，他以为该文是一篇有严重缺陷的文

^① Mary Claire Randolph,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the Formal Verse Satire”, *Philological Quarterly*, Vol. 21 (1942), pp. 368-384.

章：“零散，组织不严密，常常晦涩不清。”^① 甚至对于文本内部研究极为重视的新批评领军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等人，在其文学批评史中谈到这篇文章时也仅是征引其中一段，未曾展开评价。所以 William Frost 对这一状况进行总结说：“It has not been much appreciated in modern times.”（该文在现代尚未得到更多的研究。）^② Stanley L. Archer 在其博士学位论文“John Dryden and the Earl of Dorset”中也认为“The essay has never been a favorite with critics or with general readers.”（该文尚未成为批评家或普通读者喜爱阅读的文章）。^③ 到了1994年，Anne Cotterill 仍然认为该文虽很有探索的价值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The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Original and Progress of Satire* is one of the most intriguing and least appreciated of Dryden’s critical texts.”（《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是德莱顿众多批评文章中最为有趣而又少有人欣赏的一篇。）^④ 此后二十余年间虽有关于讽刺诗的研究不免涉及此文，但未见有专门的文章或者著作发表。

的确，许多批评家也都指出过德莱顿此文有以上 Alvin Kernan 所说的种种不足，“跑题”（digressiveness）基本是他们对这篇文章的一致指责，同时他们还觉得该文无论是作为献词还是序言都显得篇幅过于庞大，因此让批评家和一般的读者们都不愿多费精力阅读、研究。但是也有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上文提到的 Anne Cotterill 就认为德莱顿故意设计了这种跑题的论文结构，而该文令人不安的长度、隐晦和漫不经心等特点也都是德莱顿模仿帕修斯的风格而进行的精巧安排，目的是将读者导向另一种

① Alvin Kernan, *The Plot of Satir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6.

② William Frost, “Dryden’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atire”, in *Dryden’s Mind and Art*, ed. Bruce King, Edinburgh: Oliver and Boyd, 1969, p. 189.

③ Stanley L. Archer, *John Dryden and the Earl of Dorset*,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1965: 194.

④ Anne Cotterill, “Th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Digression: Dryden’s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Original and Progress of Satire*”,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91, No. 4 (Fall, 1994), pp. 464-476.